



拜德雅
Paideia
人文丛书

声音中的另一种语言

*L'Autre Langue à portée de voix.
Essais sur la traduction de la poésie*

[法] 伊夫·博纳富瓦 (Yves Bonnefoy) | 著

许翡玎 曹丹红 | 译

非外译

广西人民出版社

声音中的另一种语言

[法]伊夫·博纳富瓦 (Yves Bonnefoy) | 著

许翡玎 曹丹红 | 译

L'Autre Langue à portée de voix. Essais sur la traduction de la poésie, by Yves Bonnefoy,
ISBN: 9782021081947

Copyright © Éditions du Seuil, 2013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9 by Chongqing Yuanyang Culture &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版贸核渝字（2016）第140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声音中的另一种语言 / (法)伊夫·博纳富瓦著; 许翡玎,
曹丹红译. —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20.3
(人文丛书)

ISBN 978-7-219-10930-4

I. ①声… II. ①伊… ②许…③曹… III. ①诗歌—文学翻
译—研究 IV. ①I1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272781号

拜德雅·人文丛书

声音中的另一种语言

SHENGYIN ZHONG DE LINGYI ZHONG YUYAN

[法]伊夫·博纳富瓦 著
许翡玎 曹丹红 译

出版人 温六零

特约策划 邹荣 任绪军

执行策划 吴小龙

责任校对 李亚伟

特约编辑 任绪军

责任编辑 唐柳娜

书籍设计 左旋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社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6号
邮编 530021
印刷 广西民族印刷包装集团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1092mm 1/32
印张 12.75
字数 253千
版次 2020年3月 第1版
印次 2020年3月 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19-10930-4
定价 69.8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 总 序 -

重拾拜德雅之学

I

中国古代，士之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德与雅。《礼记》云：“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这些便是针对士之潜在人选所开展的文化、政治教育的内容，其目的在于使之在品质、学识、洞见、政论上均能符合士的标准，以成为真正有德的博雅之士。

实际上，不仅是中国，古希腊也存在着类似的德雅兼蓄之学，即 *paideia* (παιδεία)。*paideia* 是古希腊城邦用于教化和培育城邦公民的教学内容，亦即古希腊学园中所传授的治理城邦的学问。古希腊的学园多招收贵族子弟，他们所维护的也是城邦贵族统治的秩序。在古希腊学园中，一般教授修辞学、语法学、音乐、诗歌、哲学，当然也会讲授今天被视为自然科学

的某些学问，如算术和医学。不过在古希腊，这些学科之间的区分没有那么明显，更不会存在今天的文理之分。相反，这些在学园里被讲授的学问被统一称为 *paideia*。经过 *paideia* 之学的培育，这些贵族身份的公民会变得“καλὸς κἀγαθός”（雅而有德），这个古希腊词语形容理想的人的行为，而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Ἡρόδοτος）常在他的《历史》中用这个词来描绘古典时代的英雄形象。

在古希腊，对 *paideia* 之学呼声最高的，莫过于智者学派的演说家和教育家伊索克拉底（Ἰσοκράτης），他大力主张对全体城邦公民开展 *paideia* 的教育。在伊索克拉底看来，*paideia* 已然不再是某个特权阶层让其后代垄断统治权力的教育，相反，真正的 *paideia* 教育在于给人们以心灵的启迪，开启人们的心智，与此同时，*paideia* 教育也让雅典人真正具有了人的美德。在伊索克拉底那里，*paideia* 赋予了雅典公民淳美的品德、高雅的性情，这正是雅典公民获得独一无二的人之美德的唯一途径。在这个意义上，*paideia* 之学，经过伊索克拉底的改造，成为一种让人成长的学问，让人从 *paideia* 之中寻找到属于人的德性和智慧。或许，这就是中世纪基督教教育中以及文艺复兴时期，*paideia* 被等同于人文学的原因。

2

在《词与物》最后，福柯提出了一个“人文科学”的问题。福柯认为，人文科学是一门关于人的科学，而这门科学，绝不是像某些生物学家和进化论者所认为的那样，从简单的生物学范畴来思考人的存在。相反，福柯认为，人是“这样一个生物，即他从他所完全属于的并且他的整个存在据以被贯穿的生命内部建构了他赖以生活的种种表象，并且在这些表象的基础上，他拥有了能去恰好表象生命这个奇特力量”¹。尽管福柯这段话十分绕口，但他的意思是很明确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现象，它所涉及的是人在这个世界上的方方面面，包括哲学、语言、诗歌等。这样，人文科学绝不是从某个孤立的角度（如单独从哲学的角度，单独从文学的角度，单独从艺术的角度）去审视我们作为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相反，它有助于我们思考自己在面对这个世界的综合复杂性时的构成性存在。

其实早在福柯之前，德国古典学家魏尔纳·贾格尔（Werner Jaeger）就将 *paideia* 看成是一个超越所有学科之上的人文学总体之学。正如贾格尔所说：“*paideia*，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名称，更是代表着这个词所展现出来的历史主题。事实上，和其他非常广泛的概念一样，这个主题非常难以界定，它拒绝被限定在一

1 米歇尔·福柯：《词与物》，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01，第459-460页。

个抽象的表达之下。唯有当我们阅读其历史，并跟随其脚步孜孜不倦地观察它如何实现自身，我们才能理解这个词的完整内容和涵义。……我们很难避免用诸如文明、文化、传统、文学或教育之类的词汇来表达它。但这些词没有一个可以覆盖 *paideia* 这个词在古希腊时期的意义。上述那些词都只涉及 *paideia* 的某个侧面：除非把那些表达综合在一起，我们才能看到这个古希腊概念的范畴。”¹ 贾格尔强调的正是后来福柯所主张的“人文科学”所涉及的内涵，也就是说，*paideia* 代表着一种先于现代人文科学分科之前的总体性对人文科学的综合性探讨研究，它所涉及的，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诸多方面的总和，那些使人具有人之心智、人之德性、人之美感的全部领域的汇集。这也正是福柯所说的人文科学就是人的实证性 (positivité) 之所是，在这个意义上，福柯与贾格尔对 *paideia* 的界定是高度统一的，他们共同关心的是，究竟是什么，让我们在这个大地上具有了诸如此类的人的秉性，又是什么塑造了全体人类的秉性。*paideia*，一门综合性的人文科学，正如伊索克拉底所说的那样，一方面给予我们智慧的启迪；另一方面又赋予我们人之所以为人的生命形式。对这门科学的探索，必然同时涉及两个不同侧面：一方面是对经典的探索，寻求那些已经被确认为人的秉性的美德，在这个基础上，去探索人之所以为人的种种学问；另一方面，也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需要

1 Werner Jaeger, *Paideia: The Ideals of Greek Culture. Vol. 1* (Oxford: Blackwell, 1946), p.i.

依循着福柯的足迹，在探索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命形式之后，最终还要对这种作为实质性的生命形式进行反思、批判和超越，即让我们的生命在其形式的极限处颤动。

这样，*paideia* 同时包括的两个侧面，也意味着人们对自己的生命和存在进行探索的两个方向：一方面它有着古典学的厚重，代表着人文科学悠久历史发展中形成的良好传统，孜孜不倦地寻找人生的真谛；另一方面，也代表着人文科学努力在生命的边缘处，寻找向着生命形式的外部空间拓展，以延伸我们内在生命的可能。

3

就是我们出版这套丛书的初衷。不过，我们并没有将 *paideia* 一词直接翻译为常用译法“人文学”，因为“人文学”在中文语境中使用起来，会偏离这个词原本的特有涵义，所以，我们将 *paideia* 音译为“拜德雅”。此译首先是在发音上十分近似于其古希腊词汇，更重要的是，这门学问诞生之初，便是德雅兼蓄之学。和我们中国古代德雅之学强调“六艺”一样，古希腊的拜德雅之学也有相对固定的分目，或称为“八艺”，即体操、语法、修辞、音乐、数学、地理、自

然史与哲学。这八门学科，体现出拜德雅之学从来就不是孤立地在某一个门类下的专门之学，而是统摄了古代的科学、哲学、艺术、语言学甚至体育等门类的综合性之学，其中既强调了亚里士多德所谓勇敢、节制、正义、智慧这四种美德（ἀρετή），也追求诸如音乐之类的雅学。同时，在古希腊人看来，“雅而有德”是一个崇高的理想。我们的教育，我们的人文学，最终是要面向一个高雅而有德的品质，因而我们在音译中选用了“拜”这个字。这样，“拜德雅”既从音译上翻译了这个古希腊词汇，也很好地从意译上表达了它的涵义，避免了单纯叫作“人文学”所可能引生的不必要的歧义。本丛书的 logo，由黑白八点构成，以玄为德，以白为雅，黑白双色正好体现德雅兼蓄之意。同时，这八个点既对应于拜德雅之学的“八艺”，也对应于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谈到的正六面体（五种柏拉图体之一）的八个顶点。它既是智慧美德的象征，也体现了审美的典雅。

不过，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跟随福柯的脚步，向着一种新型的人文科学，即一种新的拜德雅前进。在我们的系列中，既包括那些作为人类思想精华的经典作品，也包括那些试图冲破人文学既有之藩篱，去探寻我们生命形式的可能性的前沿著作。

既然是新人文科学，既然是新拜德雅之学，那么现代人文科学分科的体系在我们的系列中或许就显得不那么重要

了。这个拜德雅系列，已经将历史学、艺术学、文学或诗学、哲学、政治学、法学，乃至社会学、经济学等多门学科涵括在内，其中的作品，或许就是各个学科共同的精神财富。对这样一些作品的译介，正是要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在一个大的人文学的背景下，在一个大的拜德雅之下，来自不同学科的我们，可以在同样的文字中，去呼吸这些伟大著作作为我们带来的新鲜空气。

- 译者序 -

《声音中的另一种语言》由法国瑟伊出版社于2013年出版，这是伊夫·博纳富瓦的一部诗歌翻译论集，收录了二十篇谈论诗及诗的翻译的文章。除与书同名的序言外，其他文章都曾发表于不同场合，包括讲座报告、研讨会发言稿、演讲、访谈以及为其他译者的译著所作的序言等，部分文章在收录时有所改动。在本书中，我们会读到这位诗人翻译家对诗及诗的翻译的特殊性与重要性的阐述，对某些诗歌译作的批评，对译者处境与任务的思考，以及对不同语言的诗歌的独特见解，等等。

博纳富瓦是法国当代最重要的诗人之一，也是著名的艺术评论家、翻译家。我国著名诗人、翻译家树才在2002年出版的《博纳富瓦诗选》译后记中称：“从诗、译诗、诗学影响等多个角度来看，博纳富瓦都堪称活着的法国诗人中最重要的

一位。”¹

博纳富瓦 1923 年出生于法国西部城市图尔。他先后在图尔市笛卡尔中学、普瓦捷大学和巴黎索邦大学受教，专攻数学和哲学，数学的精确性与哲学的深刻性在他的创作生涯留下了深深的烙印。然而，中学时期阅读法国诗人乔治·休奈特 (Georges Hugnet) 编选的《超现实主义诗歌小集》 (*Petite Anthologie poétique du surréalisme*, 1934) 的经历在他心中埋下了诗的种子，促使他决定于 1943 年定居巴黎并投身诗歌创作。1945 年至 1947 年，博纳富瓦趋向于超现实主义，结识了保尔·艾吕雅等超现实主义诗人。1947 年，他批评超现实主义以超现实取代现实的做法，最终与之疏远。1949 年至 1953 年，他在意大利、荷兰、英国等地游学，在存在主义哲学家让·华尔 (Jean Wahl) 的指导下研究波德莱尔与克尔凯郭尔。1953 年，博纳富瓦出版了第一部诗集《杜弗的动与静》 (*Du mouvement et de l'immobilité de Douve*)，在法国诗坛一举成名。从 1960 年起，博纳富瓦在法国、瑞士、美国的多所大学任教。1981 年，他当选法兰西公学院教授，开设“诗歌功能的比较研究”课程，成为继瓦雷里之后第二位在法兰西公学院讲学的诗人。2016 年 7 月，博纳富瓦在巴黎逝世，享年 93 岁。

1 伊夫·博纳富瓦：《博纳富瓦诗选》，郭宏安、树才译，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第 166-167 页。此外，本书中译名也是在树才老师建议下确定的，特此表示感谢。

博纳富瓦一生笔耕不辍。《杜弗的动与静》之后，他出版的多部诗集逐渐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创作风格，如《昨日荒漠遍野》（*Hier régnant désert*, 1958）、《刻字的石头》（*Pierre écrite*, 1965）、《在门槛的圈套中》（*Dans le leurre du seuil*, 1975）、《弯曲的船板》（*Les Planches courbes*, 2001）等，都是公认的杰作。他的诗已被译为三十余种语言，获得多项大奖。此外，博纳富瓦还撰写了多部文艺批评著作，内容关涉诗歌创作及诗的翻译、艺术史及艺术理论等方面，如《戈雅，黑色绘画》（*Goya, les peintures noires*, 2006）、《我们需要兰波》（*Notre besoin de Rimbaud*, 2009）等。

值得注意的是，博纳富瓦不仅撰写翻译批评文章，同时也一直在进行翻译实践。他是莎士比亚作品在法国的主要翻译者和研究者。1956年，他翻译并出版莎士比亚剧作《裘力斯·凯撒》，一年后又翻译出版了《哈姆雷特》，由此开启他漫长的翻译生涯，倾力一生译出莎士比亚戏剧、诗集十余种。此外，他还向法语读者译介了叶芝、彼特拉克、莱奥帕尔迪、济慈、乔治·塞菲里斯等多位著名诗人的作品，并在多个场合讨论了他对这些诗人、诗作及相关译介工作的思考。

迄今，我国对博纳富瓦作品的译介与研究并不多。从译介方面来看，除少量发表于文学期刊或收录于合集的诗歌、散文译作外，正式出版的译本包括诗集《博纳富瓦诗选》（2002）、《杜弗的动与静》（2017）、《弯曲的船板》（2019）和《词

语的诱惑与真实》(2019)、随笔集《隐匿的国度》(2017)、诗学论集《红云：论诗学》(2019)等。本书是博纳富瓦诗歌翻译论集的第一种中译本，希望有助于国内读者从翻译诗学这一新的角度，去认识这位世界诗坛巨匠作为诗歌翻译家及翻译思想家的一面。

一、博纳富瓦翻译诗学的基本观念

在多年创作和翻译诗歌的过程中，博纳富瓦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诗学与翻译诗学观。他对诗的翻译的本质进行思考，并提出了“在场”、“广义的翻译”等重要概念，下面我们将借助本书来管窥博纳富瓦的翻译思想。

诗的翻译，翻译“在场”

“在场”(présence)是博纳富瓦诗学理论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术语。由于博纳富瓦将诗的翻译视作诗歌创作的一部分，因而在其谈论诗的翻译的文章中，“在场”诗学的影响无处不在。博纳富瓦的“在场”诗学观认为，“诗歌存在的理由是超越再现、分析、套话，也就是超越关于一切知识的一切话语，抵达时常被观念盗走的感性存在的即时性”¹。这种“感性存在的即时性”

1 Yves Bonnefoy, *La Communauté des traducteurs* (Strasbourg: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Strasbourg, 2000), p.28.

即是他所说的“在场”。

对于“在场”，博纳富瓦虽然没有进行明确的界定，“但在不同场合指出‘在场’是幻觉、形象、表征、梦境、幻想、彼岸……的反义词，它是生存，是存在，是有限性，是即时性，是此在”¹。在《语言，动词，parlar cantando》一文中，博纳富瓦以一棵橡树为例来解释其诗学观中的“在场”理念：科学在研究一棵橡树时，会从这棵树上提炼出研究所需的简单形象，而这棵树本身所具有的丰富特征被剥夺了意义，事物（这棵树）内在的无限性被无视，词典中的词语概念所指称的也正是这种放弃了事物无限性的表象。但从诗的角度去看这棵橡树时，我们会即刻感知到这棵树无限丰富的特征。正是这无限性，偶然地构成了这棵橡树本质上的独特性和绝对性。如果我们直接说出“树”，并且不让这个词与我们的生活产生关联，此时，“树”这个词产生的是词典向我们呈现的具有普遍性的概念化形象。而当我们指着眼前某一棵特定的树说出“树”时，虽然使用的是同一个词，但我们通过这个词直接联想到的是更为具体、繁复、独特的一棵树，于是，“树”这个词在我们心中只代表这一种“在场”，并在此后保留它直接指示这一“在场”的能力，即便我们不再看到这棵树，甚至忘却了大部分关于它的感知，但我们仍然保留了关于这棵树与众不同的“在场”的记忆。

1 曹丹红：《诗意是翻译中不会失去的东西：兼评伊夫·博纳富瓦的翻译诗学》，《外语教学》2015年第6期，第94页。

“在场”就是事物无限性与绝对性的融合，是词典中概念性词语的对立面。它体现了博纳富瓦的诗歌创作理念，即通过以简单质朴的语言叩问事物在此时此地直接呈现之真实的方式，来“反映现实生活，寻找世界当下的呈现”¹。而对于诗与“在场”的关系，《但丁与词》一文是这样解释的：“诗是一项行动。不是话语、表达或言说，而是一项永远在进行中的行动，试图使陷于涵义之中的词语能够重新指出拥有完整在场的人事物，在场是这些人事物被表达出来的内在性。”博纳富瓦由此赋予诗一项十分重要的使命，那就是拯救“陷于涵义之中的词语”，令后者能够指出人事物的完整“在场”。

翻译诗，翻译诗歌，就是翻译“在场”。既然诗的使命是反映“在场”，那么肩负着译诗使命的译者首先要做的，不应是徘徊于诗歌字面上的涵义或形式，而是通过倾听词语的音响与节奏，在自身存在经验的帮助下，重新经历原诗的“在场”。翻译只是重新开始的诗，诗歌译者，或者说诗人译者，在重新经历原诗的“在场”之后，根据自己的“在场”经验，在自己的语言中重新构建“在场”。也许这番构建之后，其结果从形式上看起来与原作并不对等，但由于“在场”及“在场”经验的普遍性，这样的译作反而能更多地保留原诗的诗意。

1 李建英：《反映“在场”，诗歌不可终结的使命：博纳富瓦诗学研究》，《外国文学评论》2018年第1期，第198页。

广义的翻译

“广义的翻译”是博纳富瓦在本书提及的另一个重要概念。《广义的翻译》一文指出：“在发现一首诗和决定翻译它之间，以及在接下来的工作（这工作似乎只能生产出几页纸的文字，大多数情况下被等同于翻译）中，会发生很多我们想象不到的事。[……]它们是真正的翻译，是深入、包围、超越表面的翻译的东西。”博纳富瓦将这些“真正的翻译”称为“广义的翻译”。博纳富瓦所定义的“广义的翻译”扩大了“翻译”的范围，在他看来，“翻译不仅仅是译者为结束任务，最后不得不同意拿出的文本[……]它是思考与决定的总和”。也就是说，“广义的翻译”的范围不仅不止于语言的转换过程，甚至不止于乔治·斯坦纳“理解即翻译”的阐释过程，因为上述“思考与决定”涉及的不仅是翻译或理解的过程，它们还会“从不同的意识层面影响译者的生活，更影响译者自己的作品”。换言之，“广义的翻译”还包括译作之外的、译者以诗人身份创作的其他作品，毕竟这些创作或多或少都会受到诗人先前的翻译活动的影响。同时，诗人译者在进行翻译活动时所作出的很多选择会受到自身创作经历的影响，其结果可能会由于在形式上不同于原作而饱受诟病，但这样的“背叛”也被博纳富瓦纳入“广义的翻译”。简言之，博纳富瓦将诗的翻译与诗歌创作视为一体，因此认为在阅读或批评诗的翻译时，应将个别的译作